

“安全—主权—民主”的三角困境： 萨赫勒三国退出西共体的结构性张力*

贺 杨

内容提要 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三国集体退出西共体，反映出非洲区域治理机制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为更全面理解这一退出现象，从安全、主权与民主3个相互作用的维度出发，应用三角困境分析框架可探究这些要素如何共同塑造区域治理张力。三国的退出决策源于三角困境中多重因素的互动与强化：首先，西共体基于民主规范的权威性干预触发了成员国强烈的主权焦虑；其次，这种主权焦虑加剧了西共体坚持“民主优先”与军政府强调“安全优先”的理念冲突；最后，军政府将这些冲突转化为主权捍卫叙事，有效动员国内政治支持。这三重张力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最终促成退出决策的形成。面对这一困境，三国采取集体行动策略，不仅放大影响力、分散风险，还通过构建萨赫勒国家联盟重塑区域秩序，展现了弱小国家在三角困境中的策略选择。

关键词 非洲区域组织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萨赫勒国家联盟
“安全—主权—民主”三角困境

作者简介 贺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24年1月，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三国单方面宣布退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以下简称“西共体”），后经西共体首脑会议批准，于2025年1月29日正式生效。长期以来，西共体被国际社会视为非洲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实践，在促进经济合作、推动民主治理和维护地区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 本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2024QQJH180）资助。

用。然而，三国的集体退出不仅直接影响了西共体的合法性和正常运行，更折射出西非区域治理框架的深层危机。更为深远的是，这一事件对整个非洲区域一体化进程产生了示范效应，暴露了非洲区域组织在处理成员国政治危机、平衡区域规范与国家主权、应对安全挑战与民主诉求等多重目标时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或将推动非洲区域一体化向更加复杂、多元的方向演进。基于此，本文拟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在经历军事政变后，萨赫勒三国选择集体退出西共体的内在逻辑与动力机制是什么？

现有研究虽从不同维度探讨了政变后三国军政府与西共体的互动，但在解释三国退出决策的内在逻辑方面仍然存在一定局限性。在西共体干预方面，相关研究表明制裁虽形成一定压力却难以恢复宪政秩序，反而可能加剧区域分裂。^① 安全治理与民主规范冲突视角揭示了西共体面临信任危机，未能有效平衡区域安全与民主推广，导致地区政治不稳定加剧。^② 在主权实践与替代性区域秩序方面，一些学者分析了萨赫勒国家联盟作为对抗外部影响的平衡力量，削弱了西共体维护区域规范的有效性，同时体现了区域组织间合法性的竞争。^③ 尽管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提供了重要见解，但缺乏充分的理论整合，

① T. A Andreeva and A. D Novikov, "Sanctions as a Coercive Leverage Within ECOWAS", *Asia and Africa Today*, No. 9, 2024, pp. 71 – 80; Hakeem Onapajo and Dele Babalola, "ECOWAS and the Challenge of Preventing a Resurgence of Coups d' état in West Africa: An Assessment of the 'Zero Tolerance' Policy",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1, No. 1, 2024, pp. 23 – 44; Barau Yusuf Abdulrahman, Abbas Ayodele Taiwo and Shehu Imam Nazifi, "Effectiveness of ECOWAS in Countering Coups in West Africa: A Case Study of Niger Republic", *Kashere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1, 2025, pp. 383 – 395.

② Temitope Omotayo Solomon, Ruth Oore – ofe Ogunnowo and Victor Ojakorotu,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Disintegration: A Case of the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ECOWAS)", *Journal of African Union Studies*, Vol. 13, No. 2, 2024, pp. 113 – 134; Kwesi Aning and Jesper Bjarnesen, "Ecowas' Dilemma: Balancing Principles and Pragmatism", The Nordic Africa Institute, 2024, <https://www.diva-portal.org/smash/get/diva2:1851267/FULLTEXT01.pdf>, 2025 – 01 – 15; Chilaka Francis Chigozie and Peter Thankgod Oyinmiebi, "Resurgence of Military Coups in West Africa: Implications for ECOWAS", *Afric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 5, No. 2, 2022, pp. 52 – 64.

③ Oluyemi, Opeoluwa Adisa, "The Cold War Resurgence: A Discourse on the Rivalry between ECOWAS and AES in West Af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English Literature*, Vol. 9, No. 1, 2025, pp. 1 – 9; Babacar Ndiaye, "A Shift of The Collective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West Africa", *The Defence Horizon Journal*, Vol. 9, No. 1, 2024, <https://www.ssoar.info/ssoar/handle/document/96801>, 2025 – 01 – 15; Edoardo Baldaro and Elisa Lopez Lucia, "Spaces of (in –) Security and Intervention: Spatial Compet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Sahel", *Territory, Politics, Governance*, Vol. 12, No. 8, 2024, pp. 1095 – 1113.

难以全面把握三国退出西共体决策背后的复杂动力机制。有鉴于此，分析与整合安全、主权与民主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将为理解萨赫勒三国退出西共体现象提供更为全面的解释视角。

一 “安全—主权—民主”三角困境下西共体的成员退出机制

萨赫勒三国退出西共体这一现象反映了非洲区域治理中多重结构性力量的复杂互动。安全需求、主权敏感与民主规范作为影响区域组织与成员国关系的核心要素，在非洲后殖民语境中呈现出特殊的相互制约关系。当区域组织推动民主规范时，必然触及成员国的主权敏感神经；当国家面临严峻安全威胁时，往往与外部强制推行的民主时间表产生冲突；而主权原则虽强调自主决策，却又需要通过区域合作应对跨国安全挑战。在实践中，这3个维度形成一种互动关系：民主干预激发主权反弹，主权反弹限制安全合作，安全危机又与民主规范形成张力，从而构成了“安全—主权—民主”三角困境。在这一困境中，任何维度的强化都会加剧其他维度的压力，形成自我强化的冲突循环，最终可能导致成员国作出退出区域组织的决策。

区域组织为推广民主规范所实施的权威性干预，包括经济制裁、军事威胁或成员资格限制等强制措施，在后殖民非洲国家中常触发特殊的主权焦虑。以西共体为例，其干预法理基础主要源于制度框架和法律依据，特别是《民主与善治补充议定书》（Supplementary Protocol on Democracy and Good Governance）。该议定书明确规定了对违宪政权更迭的“零容忍”原则，并赋予西共体对成员国政治危机进行干预的权力。这些条款使区域组织能够以维护宪政秩序为名实施制裁或其他强制手段。这类干预虽然旨在促进民主规范，但实际运作中则面临结构性悖论：干预的权威性越强，目标国的接受度往往越低。对于经历过殖民统治的非洲国家而言，外部干预容易激活历史记忆中的防御机制。殖民权力关系的维持塑造了后殖民非洲国家对外部干预的敏感反应，致使区域组织推动民主规范的干预常被视为殖民关系的延续。^① 当区域组织将民主规范视为不可妥协的价值基础，而成员国则将主权完整视为根本利益时，双方

^① Swati Parashar and Michael Schulz, “Colonial Legacies, Postcolonial ‘Selfhood’ and the (un) Doing of Afric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2, No. 5, 2021, pp. 867–881.

冲突便不可避免。权威性干预本身的强制性特征不仅挑战目标国政府的决策自主权,还可能直接影响其国内治理合法性,因而容易引发政治精英的抵触和战略性反制。这种主权敏感性在非洲表现得尤为强烈。由此,民主规范推广的权威性干预与后殖民国家的主权敏感性之间形成了理论上的结构性张力,构成了三角困境中民主与主权维度的根本冲突。

萨赫勒地区严峻的安全威胁使安全与民主的优先次序成为关键政治议题。区域组织强调“民主优先”与成员国坚持“安全优先”之间的根本性理念冲突,反映了程序合法性与绩效合法性两种治理观的对立。萨赫勒地区面临多重安全挑战,构成了复杂而紧迫的安全困境,迫使国家领导层将生存与稳定置于治理议程首位。^①在此背景下,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理路径形成鲜明对立态势。区域组织坚持“民主优先”路径,主张通过规范性程序建立和维持政权合法性,将民主制度视为长期稳定的基础。萨赫勒国家则倾向于“安全优先”路径,认为在安全环境不稳定时,推行民主可能加剧国家脆弱性并阻碍有效的安全治理。与其他面临安全挑战的地区相比,萨赫勒的跨国恐怖主义威胁更为严峻,国家控制力更为脆弱,使得安全与民主的优先次序具有更为迫切的生存意义。这一对立根植于两种不同的合法性来源:区域组织强调的程序合法性以规范遵从为评判标准,注重政权产生方式;萨赫勒国家强调的绩效合法性则以实际治理效果为核心,认为能有效应对安全威胁的政权更具合法性基础。^②这种优先次序的冲突不仅是技术性的政策差异,更是治理理念的根本对立,构成了三角困境中安全与民主维度的结构性张力。

军政府通过民族主义叙事将外部干预界定为主权威胁,从而动员国内支持,把外部压力转化为政治资本,巩固政权合法性。作为通过非宪政手段获取权力的政治行为体,军政府面临先天的合法性危机,亟需建构替代性的合法性基础。^③在理论层面,这种政权合法化战略遵循特定逻辑。外部干预为军

① Adama Dieng, “The Sahe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103, No. 918, 2021, pp. 765–779.

② Catherine Debenham, “Democracy vs. Security: The Sahel’s Geopolitical Realignment”, *Vision of Humanity*, <https://www.visionofhumanity.org/democracy-vs-security-the-sahels-geopolitical-realignment>, 2025–01–17.

③ Sharan Grewal and Yasser Kureshi, “How to Sell a Coup: Elections as Coup Legitim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3, No. 4, 2018, pp. 1 001–1 031; Taku Yukawa, Kaoru Hidaka and Kaori Kushima, “Coups and Framing: How do Militaries Justify the Illegal Seizure of Power?”, *Democratization*, Vol. 27, No. 5, 2020, pp. 816–835.

政府提供了将政治焦点从内部合法性问题转向外部威胁的机会，使其能够重新定位自身为民族主权的捍卫者。主权概念被工具化为政治资源，其符号价值和情感共鸣远超其法律和行政功能。^① 主权捍卫叙事的建构主要基于对区域组织干预的选择性解读，将其描述为对国家决策自主权的系统性攻击，而非针对政权变更的规范性回应。非洲军事政变政权在内政外交方面拥有较高自主性，能更直接、迅速地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国内政治资本。军政府可以利用高度集中的媒体控制能力和决策权，迅速将这种叙事传播至社会各层面，并通过象征性政治行动强化其效果。在后殖民语境中，主权叙事具有特殊的动员力，因其能唤起集体记忆中的反殖民斗争经验。^② 这种历史唤醒不仅具有情感意义，更是战略性地重构政治身份的过程，使军政府能够将外部干预的抵抗转化为民族自豪感的源泉。从理论角度看，这一机制揭示了三角困境中主权维度的能动性特征。它不仅是对外部干预的被动响应，更是军政府主动利用的战略资源。通过将主权焦虑转化为政治资本，军政府既抵抗了民主规范压力，又为“安全优先”的治理路径争取社会支持，从而巩固其政权合法性，实现从“政变者”到“国家捍卫者”的转变。

“安全—主权—民主”三角困境并非3个因素的简单共存，而是一个相互制约、无法同时满足的悖论结构。在非洲后殖民语境下，这3个维度形成了特殊的张力关系：民主规范的推广需要区域组织进行权威性干预，但这种干预必然触发成员国的主权焦虑；严峻的安全威胁要求国家优先保障领土完整和公民安全，但这一需求往往与区域组织坚持的民主时间表直接冲突；主权原则强调国家自主决策权，但有效应对跨国安全威胁又需要让渡部分主权以实现区域合作。这种三角困境一旦形成，便容易陷入恶性循环：为推广民主而实施的制裁加剧安全危机，安全恶化又强化军政府对主权的坚持，而主权坚持进一步引发更强硬的干预。在具体分析中，本文通过考察西共体干预（民主维度）如何触发主权焦虑（主权维度）、主权维度如何影响安全合作（安全维度）以及安全危机如何反过来强化对民主规范的抵制，形成一个动态

^① Pierre Englebert, *Africa: Unity, Sovereignty, and Sorrow*,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9, pp. 59–98.

^② 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对此有深刻观察，他强调对殖民地人民而言，“他们欣喜地发现过去并非羞耻之源，而是尊严、荣耀与庄严的体现。对民族文化历史的追认不仅重振了民族，也为未来民族文化的希望提供了正当性。” See Christine Doran, “Postcolonialism, Anti-Colonialism, Nationalism and Hist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56, No. 2–3, 2019, p. 103.

的分析路径，以揭示退出决策的深层动力。萨赫勒区域秩序的多元化与大国影响力竞争，为面临三角困境的国家提供了西共体之外的替代选择，降低了退出西共体的机会成本，使三角困境更易演变为实际的退出行为。军政府处于这一困境的中心，其制度特性决定了它既无法满足区域组织的民主要求，又必须应对紧迫的安全挑战，同时还需要通过主权叙事构建政治合法性，因此成为三角困境最典型的表现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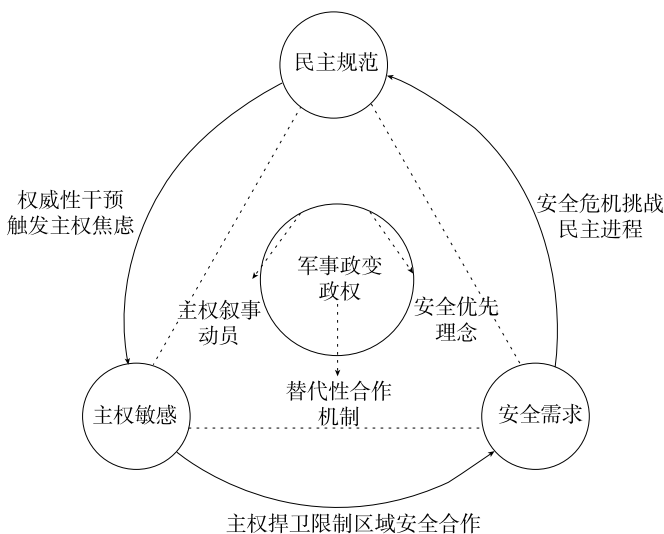


图1 “安全—主权—民主”三角困境互动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 三国退出西共体的动力机制及其异同

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三国退出西共体的案例展示了“安全—主权—民主”三角困境的具体运作机制。尽管三国国情各异，但它们退出西共体的决策均源于类似的结构性矛盾：安全威胁日益严峻使军政府优先考量国家生存需求，西共体基于民主规范的干预措施不断强化引发主权防御反应，军政府则逐步构建主权捍卫叙事获取政治支持。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强化，形成结构性张力，致使三国与西共体的关系难以在现有制度框架内调和。

（一）马里：制裁升级下的主权反弹与安全优先诉求

马里自1960年独立以来一直面临北部图阿雷格族分离主义的挑战。这一问题通过1962~1964年、1990~1996年和2006年~2009年间的3次武装叛乱显现，反映了中央政府长期无法有效整合北部地区的治理困境。^①2012年，在伊斯兰极端组织支持下，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Azawad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借助从利比亚返回的图阿雷格族士兵占领北部多个重要城市，政府军的溃败直接导致阿马杜·萨诺戈（Amadou Sanogo）上校发动军事政变。^②尽管在西共体调解下马里恢复了文官统治，并于2013年选举易卜拉欣·凯塔（Ibrahim Boubacar Keita）为总统，但凯塔政府因腐败和治理问题未能改善国内安全形势，导致极端组织活动从北部蔓延至中部，使全国2/3领土失控，公共服务体系濒临崩溃，引发广泛民怨。^③2020年8月，阿西米·戈伊塔（Assimi Goïta）上校领导军事政变推翻凯塔政权，并在2021年5月发动第二次政变，扩大军方控制权，马里再度陷入政治动荡。^④

在民主规范与主权维度上，西共体的权威性干预呈现出明显的阶梯式升级特征，从温和措施逐步过渡到严厉制裁。2020年8月20日，西共体特别首脑会议对马里第一次政变作出回应，除了强烈谴责政变行为以外，还宣布关闭陆空边界并暂停金融交易和贸易流动，但豁免了基本消费品和药品贸易。^⑤

① J. S. Lecocq, “That Desert is Our Country: Tuareg Rebellions and Competing Nationalisms in Contemporary Mali (1946–1996)”,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2022; Rudolph Atallah, “The Tuareg Revolt and the Mali Coup”, *ASPJ Africa & Francophonie*, Vol. 4, No. 1, 2012, pp. 66–79; Kalifa Keita, “Conflict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the Sahel: The Tuareg Insurgency in Mali”,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 9, No. 3, 1998, pp. 10–11; Stephen A. Emerson, “Desert Insurgency: Lessons from the Third Tuareg Rebellion”,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 22, No. 4, 2011, pp. 669–687.

② Baz Lecocq and Georg Klute, “Tuareg Separatism in Mali”,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68, No. 3, 2013, pp. 424–434; Scott Shaw, “Fallout in the Sahel: the Geographic Spread of Conflict from Libya to Mali”,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Journal*, Vol. 19, No. 2, 2013, pp. 199–210; Lawrence E. Cline, “Nomads, Islamists, and Soldiers: The Struggles for Northern Mali”,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6, No. 8, 2013, pp. 617–634.

③ Andy Morgan, “Democracy Versus the People: Mali has Seen a Government Coup Following Escalating Protests. What has Caused the Unrest?”, *Index on Censorship*, Vol. 49, No. 4, 2020, pp. 42–45.

④ Andrey Korotayev and Alina Khokhlova, “Revolutionary Events in Mali, 2020–2021”, in Leonid Issaev and Andrey Korotayev eds., *New Wave of Revolutions in the MENA Reg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pringer Cham, 2022, pp. 191–218.

⑤ “Statement by ECOWAS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on Mail”, <https://www.almendron.com/tribuna/wp-content/uploads/2021/07/en-declaration-signee-mali210820.pdf>, 2025–01–18.

随着马里于 2021 年 5 月发生第二次政变，西共体决定暂停马里的成员资格，并对破坏过渡进程的个人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① 当军政府拒绝接受西共体对过渡期的要求后，2022 年 1 月 9 日，西共体特别会议决定对马里实施全面经济制裁，召回大使、关闭所有边界、暂停所有商业和金融交易，并冻结马里在相关机构的资产，标志着西共体的制裁达到顶峰。^②

这些制裁措施对马里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冲击，却未能达到预期的治理效果，反而激化了三角困境中的主权维度。马里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经济增长显著放缓；作为内陆国家，马里大部分粮食依赖进口，被限制使用邻国海港则导致该国基本商品价格飙升，居民购买蔬菜、肉类等日常必需品负担加重；金融限制使政府无法偿还外债，面临资金耗尽风险。制裁进一步加剧了本已脆弱的人道主义状况，大量民众急需人道主义援助，医疗和教育服务严重受阻，领空关闭阻碍了国际援助组织的救援能力，妇女和女童等弱势群体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③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长期受恐怖主义和内部叛乱困扰的国家，来自西共体的制裁对普通民众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对军政府的实际压力。由此，西共体以民主规范为依据的制裁措施引发了马里国内强烈的主权担忧，进一步深化了三角困境。

在民主规范与安全维度上，马里军政府与西共体在治理优先级上存在根本性分歧，体现了三角困境中安全与民主维度的冲突。军政府将安全置于民主之前，主张在国家治理议程中，应优先建立基本安全秩序，解决安全现实问题优于制定选举时间表；^④ 西共体则坚持民主先于安全，将选举视为解决危机的先决条件。这反映了二者治理理念的深层分歧：马里军政府奉行结果导向的绩效合法性，认为有效解决安全威胁才是政权合法性的根本来源；西共

①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Communique: Extraordinary Session of the ECOWAS Authority of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September 16, 2021, <https://ecowas.int/communique-extraordinary-session-of-the-ecowas-authority-of-heads-of-state-and-government>, 2025-01-18.

②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Final Communique ECOWAS Extraordinary Summit on Mali”, January 9, 2022, <https://ecowas.int/final-communique-ecowas-extraordinary-summit-on-mali>, 2025-01-18.

③ Delcio Maianhi and Emmaculate Asige Liaga, “The Impact of Economic Sanctions as a Response to Coups in Africa: Case of Mali”, in Adeoye Akinola eds., *The Resurgence of Military Coups and Democratic Relapse in Africa*, Palgrave Macmillan, pp. 150-152.

④ “Not Letting Go”, *Africa Confidential*, January 5, 2022, <https://www.africa-confidential.com/article/id/13738/not-letting-go>, 2025-01-18.

体则坚守基于选举的程序正义，将民主程序视为不可让步的原则。上述分歧具体表现为过渡期长短争议方面，即马里坚持需要更长的过渡期来解决国家安全与治理问题，而西共体则要求迅速缩短过渡期举行选举。同时，马里对西共体在安全合作方面的期望与实际支持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认为西共体过分关注选举却忽视马里特殊安全环境。^① 这种安全与民主的优先次序争议与西共体的权威性干预形成恶性互动：制裁越严厉，马里越认为西共体漠视其安全诉求；马里越拒绝缩短过渡期，西共体就越加大制裁力度，最终使双方陷入三角困境的深度锁定状态。

在主权与国内政治动员层面，军政府成功地将外部干预转化为政治资本，展现了三角困境中主权维度的能动性特征。面对外部压力和内部动荡的双重挑战，国内政治因素成为推动马里退出西共体的关键因素，使信任危机最终演变为实际的退出行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为军政府提供了有力的政治动员工具。军政府有效地将西共体的干预刻画为对国家主权的威胁，引发了民众的反干预、反西方情绪。马里过渡政府强烈谴责西共体的制裁，称其“不人道、不合法且不正当”，并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② 在国际舞台上，马里政府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明确指责西共体的制裁“公然违反其成立文件”，进一步强化了抵制外部干预的正当性叙事。^③ 马里社会各界纷纷谴责西共体的制裁举措，首都巴马科等地爆发了有组织的抗议示威，表达对过渡当局的支持。^④ 针对政变后的合法性困境，军政府巧妙地通过退出西共体的决定展现其独立自主的政治形象，并利用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将民族主义情绪迅速转化为具体行动。非洲晴雨表民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马里人支持该国退出西共体，并认为西共体表现不佳，这为马里退出决策提供了强大的民意基础。^⑤

马里案例呈现出“安全—主权—民主”三角困境的动态运作机制，特别

① 《马里局势：秘书长的报告》，2022年1月4日，载联合国网站：<https://docs.un.org/zh/s/2021/1117>，2025-01-20。

② 《马里局势：秘书长的报告》，2022年3月30日，载联合国网站：<https://docs.un.org/zh/S/2022/278>，2025-01-20。

③ 《安全理事会八九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2022年1月11日，载联合国网站：<https://docs.un.org/zh/s/pv.8945>，2025-01-22。

④ 《马里局势：秘书长的报告》，2022年3月30日。

⑤ “Communiqué de presse”，*Afrobarometer*，January 31，2025，https://www.afrobarometer.org/wp-content/uploads/2025/01/R9-Comm-de-presse_Les-Maliens-approuvent-la-sortie-de-la-CEDEAO-avantages-de-l'IAES-Afrobarometer-25janv25.pdf，2025-02-09。

是在权威性干预强度达到临界点时，如何触发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西共体基于民主规范的全面经济制裁激化了马里的主权焦虑，军政府以“安全优先”立场对抗“民主优先”要求，形成治理理念的根本性对立，而主权捍卫叙事则成为动员国内支持、巩固政权合法性的有力工具。这一案例的独特性在于，制裁作为外部干预的主要形式，不仅未能实现民主恢复，反而成为主权反弹的催化剂，展现了三角困境中干预强度与退出倾向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马里的经历进一步表明当干预跨越特定临界点时，退出决策可能成为必然选择，凸显了非洲区域组织治理中平衡民主规范与主权敏感性的复杂挑战。

（二）布基纳法索：外交压力与区域联动的战略选择

自 1960 年独立以来，布基纳法索的政治进程充满动荡。1987 年，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在政变中遇害后，布莱斯·孔波雷（Blaise Compaoré）掌权并统治了 27 年。2014 年，孔波雷试图修宪谋求第五次连任，引发全国抗议，最终被迫下台并流亡国外。在过渡期间，2015 年 9 月，总统卫队曾短暂发动政变，但在民众抗议和常规军队抵制下迅速失败。^① 同年 11 月，罗克·马克·克里斯蒂安·卡博雷（Roch Marc Christian Kaboré）当选总统，恢复了宪政秩序。卡博雷执政期间恰逢安全形势急剧恶化，极端组织活动日益猖獗，导致超过 200 万民众流离失所，近 1/3 领土失控。^② 政府延续了前人的腐败治理模式，任命亲信担任重要职位，与军方的关系日益紧张。随着军队内部对政府应对安全威胁不力的不满情绪积累，2022 年 1 月 24 日，保罗-亨利·达米巴（Paul-Henri Sandaogo Damiba）中校发动政变，成立“保卫与复兴爱国运动”（MPSR），推翻卡博雷政府，并承诺重点解决安全危机。然而，达米巴政府未能改善安全局势，2022 年 9 月，加辛代（Gaskindé）恐袭事件造成 35 名士兵死亡，这一事件直接导致易卜拉欣·特拉奥雷（Ibrahim Traoré）上尉发动第二次政变，进一步加剧了布基纳法索的政治危机。

在民主规范与主权维度上，西共体的权威性干预虽不及对马里的措施严厉，但仍引发了布基纳法索的主权焦虑。2022 年 1 月 28 日，西共体通过召开视频特别峰会，重申对违宪政权更迭的“零容忍”原则，随即暂停布基纳法

① Leo Zeilig, “Burkina Faso: From Thomas Sankara to Popular Resistance”,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44, No. 151, 2017, pp. 155–164.

② Éloïse Bertrand and Samiratu Dipama, “Coups d’état et réactions populaires au Burkina Faso: l’échec de la consolidation démocratique?”, *Politique Africaine*, 2024, pp. 199–218.

索在所有西共体机构中的成员资格，要求立即释放并保护卡博雷总统及所有政治拘留者，同时派遣军事和外交代表团前往布基纳法索评估局势。^① 2022年3月25日，西共体对布基纳法索提出的36个月过渡期表示“极大关切”，要求其最迟于2022年4月25日前确定“可接受的过渡时间表”，否则将“立即施行经济和金融制裁”。^② 这一强硬表态使布基纳法索面临经济制裁的威胁。在压力之下，布基纳法索最终同意将过渡期缩短至24个月，并与西共体签署《关于建立24个月过渡时间表监督评估机制的谅解备忘录》。^③

虽然西共体对布基纳法索的干预措施未达到对马里的全面制裁程度，但其外交孤立与制裁威胁同样在三角困境中激发了主权敏感问题。成员资格的暂停不仅削弱了布基纳法索在区域事务中的话语权，也限制了其获取区域资源和合作机会。西共体的持续制裁威胁带来该国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同时对政府高官的旅行禁令等个人制裁更加剧了主权焦虑。军政府和民众将西共体对过渡时间表的持续施压视作对国家内政的干预，从而引发强烈反弹情绪。2022年9月30日，特拉奥雷发动第二次政变接管权力时，西共体即刻表示强烈谴责，称此举“严重破坏过渡进程”，并警告任何阻挠过渡进程者将承担“严重后果”。^④ 这种不断增强的外部压力最终加剧了布基纳法索的主权焦虑，同时也深化了三角困境中主权与民主规范之间的冲突。

在民主规范与安全维度上，布基纳法索军政府与西共体在国家治理优先事项上存在根本分歧，反映了二者对安全与民主关系问题上的尖锐冲突。

①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Extraordinary Summit Of The ECOWAS Authority Of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Burkina Faso”, January 28, 2022, <https://ecowas.int/extraordinary-summit-of-the-ecowas-authority-of-heads-of-state-and-government-on-the-political-situation-in-burkina-faso>, 2025-02-08.

②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Final Communique: Extraordinary Summit of the ECOWAS Authority of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on the Situation in Mali, Guinea and Burkina Faso”, March 26, 2022, <https://ecowas.int/final-communique-of-the-extraordinary-summit-of-the-ecowas-authority-of-heads-of-state-and-government-on-the-situation-in-mali-guinea-and-burkina-faso-accra-republic-of-ghana-25th-march-2022>, 2025-02-08.

③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Sixty-Second Ordinary Session of the Authority of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December 4, 2022, https://ecowas.int/wp-content/uploads/2022/12/Eng_Final-Communique_62nd-ECOWAS-Summit_Rev.pdf, 2025-02-09.

④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Communique of the ECOWAS Commission on the Socio-Political Situation in Burkina Faso”, September 30, 2022, <https://ecowas.int/wp-content/uploads/2022/10/COMMUNIQUE-OF-THE-ECOWAS-COMMISSION-ON-THE-SOCIO-POLITICAL-SITUATION-IN-BURKINA-FASO.png>, 2025-02-09.

2022 年 1 月的政变者将“反恐斗争”“有效应对国内人道主义危机”“民族和解”及“社会凝聚力”明确列为过渡宪章的首要目标。^① 这体现了军方长期以来的不满之情，即国家安全部队在边远地区装备不足，无法有效应对极端主义威胁。2022 年 9 月第二次政变后，双方在治理优先事项上的分歧进一步扩大。特拉奥雷表态称：“选举非优先事项，安全才是”。^② 布基纳法索过渡当局将恢复安全置于绝对优先位置：2023 年国防和安全部门预算占比为 28%，较 2022 年增长 72%；^③ 同时，政府通过新税收措施对电信和土地转让征收额外费用，专门用于解决安全问题。^④ 不仅如此，政府还建议将全国对话过渡期延长至 2029 年，这远超西共体能接受的 24 个月期限。^⑤ 相比之下，西共体坚持恢复宪政秩序的优先性，反复强调通过选举回归民主是解决危机的关键。西共体多次要求布基纳法索尽快建立过渡政府机构，制定过渡日程，并在最短时间内恢复宪政秩序。这种强调程序合法性的立场与军政府注重绩效合法性的理念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理念分歧体现在双方无法就过渡期达成一致：军政府认为解决复杂的安全挑战需要更长时间，而西共体则坚持更短的过渡期以尽快恢复民主。在外交取向上，随着军政府转向俄罗斯寻求安全合作，西共体表示担忧，认为这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⑥ 这些分歧加剧了三角困境中安全与民主维度的结构性冲突。

在主权与国内政治动员维度上，民族主义情绪已成为政变后布基纳法索政治生活的主导驱动力，体现出三角困境中主权维度的能动特征。军政府成

① Bettina Engels, “Transition Now? Another Coup d’état in Burkina Faso”,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49, No. 172, 2022, pp. 315–326.

② L. Traoré, “La sécurité est prioritaire sur les élections estime le président de la transition burkinabè”, *VOA Afrique*, September 30, 2023, <https://www.voaafrique.com/a/burkina-les-élections-pas-une-priorité-et-la-constitution-sera-modifiée-affirme-le-capitaine-traoré/7291602.html>, 2025-02-13.

③ 《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的活动：秘书长的报告》，2023 年 6 月 30 日，载联合国网站：<https://docs.un.org/zh/S/2023/490>, 2025-02-13。

④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活动的报告》，2024 年 1 月 2 日，载联合国网站：<https://docs.un.org/zh/S/2023/1075>, 2025-02-13。

⑤ 《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的活动：秘书长的报告》，2024 年 7 月 1 日，参见联合国网站：<https://docs.un.org/zh/S/2024/521>, 2025-02-13。

⑥ Nadoun Coulibaly, “Russie, Corée du Nord, Venezuela… Le Burkina Faso d’Ibrahim Traoré se tourne vers de nouveaux alliés”, *Jeune Afrique*, 15 juin 2023, <https://www.jeuneafrique.com/1453820/politique/russie-coree-du-nord-venezuela-le-burkina-faso-dibrahim-traore-se-tourne-vers-de-nouveaux-allies>, 2025-02-13.

功地将西共体对萨赫勒地区的干预转化为支持政权的民众动员工具。2024 年 1 月，数千名布基纳法索民众举行集会，公开支持该国退出西共体的决定，并高呼“打倒西共体”口号。^① 特拉奥雷政府采取强硬立场的直接动因是基于政权合法性的需求。作为政变产生的政权，特拉奥雷通过对抗外部干预来巩固其政治合法性，将自身塑造为国家主权的捍卫者。尽管实际安全形势持续恶化，军政府仍巧妙运用“全面战争”叙事和国家媒体塑造的“领土收复”形象。这种将内部动员与对外强硬姿态相结合的策略，有效地转移了公众对内部治理困境的注意力。特拉奥雷全面掌握多重职权，实现决策高度集中。布基纳法索的高度集中决策机制和区域联盟效应加快了退出西共体进程。2023 年 9 月，布基纳法索与马里、尼日尔组建萨赫勒国家联盟（Alliance of Sahel States），为退出西共体提供了替代性区域合作框架，在三角困境中开创了突破主权与安全维度限制的新可能。

布基纳法索案例展现了“安全—主权—民主”三角困境如何在非极端干预情境下依然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揭示了外交压力本身足以触发困境的深刻张力。西共体基于民主规范的外交干预和制裁威胁，尽管未演变为马里案例中的全面经济制裁举措，但仍激起了布基纳法索的主权焦虑；军政府以“安全优先”对抗“民主优先”的理念分歧，通过主权捍卫叙事有效动员国内支持。这一案例的独特性在于，即便缺乏实质性制裁，单纯的外交孤立和持续压力已足以深化三角困境，表明外部干预的预期效应可能与实际制裁同样强烈。这一发现拓展了困境框架的适用范围，显示权威性干预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其实施强度，更取决于目标国对干预意图的感知和反应，为我们理解非洲区域组织治理中非强制性干预的潜在后果提供了新视角。

（三）尼日尔：军事威胁下的主权动员与集体行动

尼日尔自独立以来长期面临经济困境、社会紧张和安全动荡，民选政府在应对治理危机时屡显乏力，致使政变几乎成为军方干预政治的常规手段。2010 年，时任总统坦贾与宪法法院及社会各界发生对立，引发国内政治动荡。军方随即介入，逮捕坦贾总统，宣布暂停宪法并解散国家机构。待局势平息后，军方履行承诺，将权力移交文职政府。穆罕默杜·伊素福（Mahamadou

^① “Au Mali, au Niger et au Burkina Faso, des milliers de manifestants soutiennent le retrait de la Cedeao”, *TV5MONDE*, 28 January 2025, <https://information.tv5monde.com/afrique/au-burkina-faso-et-au-niger-des-milliers-de-manifestants-soutiennent-le-retrait-de-la>, 2025-02-13.

Issoufou) 于 2011 年当选总统, 并顺利完成两届任期。2021 年, 伊素福所属政党的候选人穆罕默德·巴祖姆 (Mohamed Bazoum) 在总统选举中获胜, 但此结果引发反对派大规模抗议, 国内局势随之紧张。部分军事人员趁机发动政变, 虽未成功, 却显示出军方在尼日尔政治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① 在地区安全形势持续恶化的背景下, 尼日尔境内恐怖主义威胁日益突出, 安全形势愈发脆弱。巴祖姆政府试图通过与恐怖组织对话、调整法国军队部署以及扶持地方民兵等方式应对危机, 但这些措施不仅未能缓解安全压力, 反而加剧了政府与军方的矛盾。特别是在政府推行军事反腐的背景下, 军方与政府的关系更趋紧张。^② 2023 年 7 月 26 日, 在马里和布基纳法索政变的影响下, 尼日尔军方发动政变推翻巴祖姆总统, 由总统卫队首领阿卜杜拉赫曼·奇亚尼 (Abdourahamane Tchiani) 将军接管政权, 尼日尔政局再度陷入动荡。

在民主规范与主权层面, 西共体对尼日尔政变采取了迅速而强硬的权威干预, 引发了该国空前的主权焦虑和抵制情绪。西共体的干预措施呈现清晰的阶梯式升级: 政变发生当天即发表声明, 以“最严厉措辞”谴责武力夺权, 要求立即释放巴祖姆总统;^③ 2023 年 7 月 30 日召开的西共体特别峰会宣布对尼日尔实施全面制裁, 包括关闭陆空边境、实施禁飞、中止商业金融交易和冻结资产;^④ 随后, 西共体给出一周最后通牒, 并在 8 月 10 日授权“立即激活西共体待命部队”, 明确表示将使用武力恢复宪政秩序。^⑤ 西共体坚持认定巴祖姆“仍为西共体、非盟及国际社会承认的尼日尔合法民选总统”, 并明确

① Andrey Korotayev, Leonid Issaev, Anna Ilyina, Julia Zinkina and Elena Voronina, “Revolutionary History of Niger: From Independence to 2023 Coup”, in János Besenyő, Leonid Issaev and Andrey Korotayev,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Contention: Perspectives on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ENA) Region*, Springer, 2024, pp. 169 – 194.

② Aoife McCullough and Adam Sandor, “Briefing: How a Mutiny Became a (nother) Coup: The Politics of Counterinsurgency and International Military Partnerships in Niger”, *African Affairs*, Vol. 122, No. 489, 2023, pp. 587 – 601.

③ “ECOWAS Commission Condemns the Attempted Coup d’État in Niger”, https://ecowas.int/wp-content/uploads/2023/07/Communique-Attempted-coup-in-Niger_230726_083321-page-001.jpg, 2025-02-19.

④ “Extraordinary Session of the ECOWAS Authority of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Niger”, <https://ecowas.int/wp-content/uploads/2023/07/Final-Communique-Extra-Summit-on-Niger.pdf>, 2025-02-19.

⑤ “Second Extraordinary Summit of the ECOWAS Authority of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Niger”, https://ecowas.int/wp-content/uploads/2023/08/ENG_Final-Communique-1_230810_225639-1.pdf, 2025-02-19.

拒绝承认任何据称来自巴祖姆的辞职声明。^①

这些强制性措施给尼日尔带来了深远的社会经济影响，加剧了三角困境中主权与民主维度之间的紧张关系。政府财政陷入经济危机，不得不将 2023 年预算削减 40%，且自政变以来已拖欠四笔到期债务，总额达 5.19 亿美元。^②更为严重的是，尼日利亚切断电力供应导致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及其他主要城市大面积停电，企业被迫依赖昂贵的发电机维持运营，而许多中小企业因无力负担燃料成本而停业。^③尼日尔的粮食安全状况急剧恶化，世界粮食计划署数据显示，该国政变后大米价格暴涨 21%，到 2023 年 10 月中旬，25 公斤装大米的价格在两个月内更是飙升超过 50%。^④西共体的制裁使 110 万尼日尔人陷入极端贫困状态，令该国贫困人口总数增至 1 410 万，占全国人口的 54%。^⑤西共同体实施的强制性措施虽然旨在恢复民主，但实际上主要受害者系普通民众而非决策层，这激起了尼日尔社会空前的主权意识和抵抗情绪，进一步加深了三角困境中民主规范推广与主权维护之间的矛盾。

在民主规范与安全维度上，尼日尔军政府与西共同体在国家治理优先次序与政治过渡方面存在根本分歧，凸显了三角困境中安全与民主之间的深层冲突。西共同体坚持程序正义原则，反复强调“对违宪政权更迭零容忍”，要求无条件释放巴祖姆总统，迅速恢复宪政秩序，并严格限定过渡时间。^⑥而奇亚尼

① “Extraordinary Session of the ECOWAS Authority of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Niger”, <https://ecowas.int/wp-content/uploads/2023/07/Final-Communique-Extra-Summit-on-Niger.pdf>, 2025-02-19.

② Liam Karr, “Africa File Special Edition: One Year After Niger’s Coup”,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July 23, 2024, <https://www.understandingwar.org/backgrounders/africa-file-special-edition-one-year-after-niger%E2%80%99s-coup>, 2025-02-22.

③ “ECOWAS, Nigeria and the Niger Coup Sanctions: Time to Recalibrate”, Crisis Group, December 5, 2023, <https://www.crisisgroup.org/africa/sahel/niger/ecowas-nigeria-and-niger-coup-sanctions-time-recalibrate>, 2025-02-22.

④ “ECOWAS, Nigeria and the Niger Coup Sanctions: Time to Recalibrate”, Crisis Group, <https://www.crisisgroup.org/africa/sahel/niger/ecowas-nigeria-and-niger-coup-sanctions-time-recalibrate>, 2025-02-22.

⑤ Liam Karr, “Africa File Special Edition: One Year After Niger’s Coup”,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https://www.understandingwar.org/backgrounders/africa-file-special-edition-one-year-after-niger%E2%80%99s-coup>, 2025-02-22.

⑥ “Extraordinary Summit of the ECOWAS Authority of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on the Political, Peace and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https://www.ecowas.int/wp-content/uploads/2024/02/EXT-ORD-SUMMIT-FINAL-COMMUNIQUE-ENGLISH-_240225_160529.pdf, 2025-02-26.

军政府则强调主权自决与安全优先，在 2023 年 8 月 20 日全国电视讲话中明确提出为期 3 年的过渡计划，并坚持“过渡原则将在未来 30 日内由执政的军事委员会主持的全国对话中确定”。^① 面对西共体的最后通牒，奇亚尼警告称：“如果有人对我们发动攻击，这绝不会是某些人以为的轻松行动”。^② 这一分歧反映了双方治理理念的根本对立：西共体将选举与民主视为地区稳定的基础，而军政府则将国家主权与安全稳定置于首位。奇亚尼政府指责西共体“正通过与外国军队合作组建占领军来准备攻击尼日尔”，并谴责其实施的制裁为“非法”且“不人道”。^③ 军政府随之积极发展与俄罗斯等国的关系，系统性构建替代性外交网络，以减少对西方国家和西共体的依赖，这进一步扩大了与西共体的战略分歧。在西共体军事干预的威胁下，安全优先与民主优先之间的冲突在三角困境中体现出不可调和的特征。

在主权与国内政治动员层面，尼日尔军政府充分展现了三角困境中主权维度的能动性，通过精心设计的战略性叙事，将外部干预转化为巩固政权的政治资本。军政府采取了多层次的主权捍卫战略：首先，将西共体干预框定为“新殖民主义压力”，在公报中直接指责西共体“在外国影响下采取行动，违背其基本价值观，威胁了成员国人民”；^④ 其次，利用民众对前宗主国法国的历史敌意，通过揭批法国对政变的强烈反对强化了军政府的国内支持；^⑤ 再次，采用“新主权主义”话语，与民主、人权等理念保持距离，将其描述为西方的“特洛伊木马”。^⑥ 这种新话语区别于传统的反殖民或泛非主义诉求，它战略性地划分“爱国者”与“国家叛徒”，既确保了民众对军政府的情感

① “Niger Coup Leader Proposes a Three - year Transition of Power”,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3/8/20/niger-coup-leader-proposes-three-year-transition-to-civilian-rule>, 2025 - 02 - 26.

② Ibid.

③ Ibid.

④ “ECOWAS Will Lose More Leverage in West Africa”, *Oxford Analytica*, January 29, 2024, <https://dailybrief.oxan.com/Analysis/ES284867/ECOWAS-will-lose-more-leverage-in-West-Africa>, 2025 - 02 - 26.

⑤ “The Junta’s Grip on Power May Strengthen in Niger”, *Oxford Analytica*, September 11, 2023, <https://dailybrief.oxan.com/Analysis/DB281839/The-juntas-grip-on-power-may-strengthen-in-Niger>, 2025 - 02 - 26.

⑥ Lisa Tschörner, “Came to Stay: Niger’s Military Junta Consolidates its Power”, *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August 5, 2024, <https://www.swp-berlin.org/publikation/mta-spotlight-36-came-to-stay-nigers-military-junta-consolidates-its-power>, 2025 - 02 - 26.

认同，又有效压制了各种质疑声音。军政府更是通过设立“拯救祖国团结基金”并公开所有捐赠者名单，号召全体“爱国者”团结抵抗外部压力。^①通过这些叙事策略，军政府有效动员了民众支持，将三角困境中的主权维度转化为政治资本。

在实际行动层面，尼日尔军政府通过组织大规模爱国集会展示民众支持，数千人在主体育场排队登记，自愿成为战斗人员或志愿者，以抵抗西共体可能的军事干预。^②青年群体纷纷高呼支持军政府，反对西共体及法国的口号。军政府同时通过法律途径挑战西共体制裁的合法性，2023年11月21日，6家尼日尔机构联合一名公民向位于阿布贾的西共体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制裁，并指出西共体对尼日尔的制裁措施较其他政变成员国更为严厉。^③这种将外部威胁转化为国内动员的策略，为尼日尔最终退出西共体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尼日尔案例凸显了“安全—主权—民主”三角困境在极端权威性干预下的质变特征，揭示了军事威胁如何将困境推向更高强度并加速退出决策。西共体不仅实施经济制裁，还明确威胁军事干预，激化了尼日尔的主权焦虑；军政府以“安全优先”对抗“民主优先”的冲突因涉及国家存续而不可调和，主权捍卫叙事转化为实际武装动员。这一案例的独特性在于反向动员效应，制裁导致的民生困境未削弱军政府，反而成为凝聚民族主义支持的素材，挑战了传统制裁理论的假设。尼日尔进一步表明在后殖民语境和高度安全化环境中，外部压力可能产生与预期相反的结果，为理解非洲区域组织治理中干预政策的复杂后果提供了重要启示。

（四）案例比较：非洲区域组织治理中三角困境的表现模式

通过对三国案例的系统分析，我们可以识别三角困境在非洲区域组织治理中的典型表现模式及其差异化特征。三国虽然面临相似的结构挑战，但

① Lisa Tschörner, “Came to Stay: Niger’s Military Junta Consolidates its Power”, 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https://www.swp-berlin.org/publikation/mta-spotlight-36-came-to-stay-nigers-military-junta-consolidates-its-power>, 2025-02-26.

② “Niger Coup Leader Proposes a Three-year Transition of Power”,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3/8/20/niger-coup-leader-proposes-three-year-transition-to-civilian-rule>, 2025-02-26.

③ “ECOWAS, Nigeria and the Niger Coup Sanctions: Time to Recalibrate”, Crisis Group, <https://www.crisisgroup.org/africa/sahel/niger/ecowas-nigeria-and-niger-coup-sanctions-time-recalibrate>, 2025-02-26.

它们应对“安全—主权—民主”三角困境的具体表现和战略选择却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各国独特的政治生态与历史境遇，也揭示了三角困境在不同情境下的复杂动态及其集体突围的战略意义。

首先，西共体对三国推行民主规范的方式呈现明显的梯度差异，体现了三角困境中民主维度与主权维度互动的多样性。制裁措施从全面经济封锁、军事干预威胁，到较为温和的成员资格暂停和个人制裁，呈现出差异化处理。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西共体应对政变危机的不同策略，也显示出民主规范执行的明显选择性，导致三国民众对西共体公正性的普遍质疑。尽管制裁力度各异，三国均对权威性干预表现出强烈敏感反应，但其表现形式和强度有显著区别：从系统化的全面反制，到有组织的自发动员，再到相对克制的政治抗议。这表明主权敏感性不仅受外部干预强度影响，还与历史记忆、政治生态和政府动员能力密切相关，呈现出非线性的复杂互动关系。

其次，三国与西共体之间的安全—民主优先排序争议展现了结构性的价值分歧。尽管三国面临的安全挑战程度不同，但它们在“安全优先于民主”的立场上表现出高度一致性，与西共体坚持的“民主先于安全”形成鲜明对立。这种根本的价值排序分歧超越了具体安全形势的差异，反映了军政府与区域组织在治理观念上的本质冲突：前者奉行绩效合法性，强调有效安全治理；后者坚持程序合法性，将选举视为不可让步的核心价值。这一分歧不仅是技术性的政策差异，更是涉及政权合法性来源的深层理念冲突，构成三角困境中安全与民主维度的结构性张力，难以通过简单妥协解决。

再次，三国军政府运用主权叙事动员国内支持的策略各具特色，但都展现出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国内政治资本的能力，体现了三角困境中主权维度的能动性。主权捍卫叙事的源头各有不同：从成熟的反西方话语，到继承革命传统，再到高度策略化的爱国主义动员；其政治效果也从全民共识，到有限示威，再到深度行动支持，呈现出明显不同。然而，所有案例都展示了军政府善于利用主权叙事构建政治合法性的共同特征，将“政变者”形象转变为“主权捍卫者”。这种主权捍卫叙事的普遍有效性表明，在后殖民非洲语境中，主权概念作为政治资源的重要性远超其法律和行政功能，构成三角困境中最具能动性的维度。

最后，三国退出西共体的过程展现出明显的联动效应和战略协调特征，揭示了弱小国家应对三角困境的集体突围逻辑。从最早面临制裁的国家提供

经验模板，到后续国家的模仿学习，再到最终的同步退出决定，三国之间形成了清晰的战略互动模式。集体退出的战略价值在于风险分散、政治影响放大和替代框架构建，使单个国家难以抵抗的外部压力通过集体行动变得可控。萨赫勒国家联盟的建立表明，弱小国家不仅能对现有框架说“不”，还能主动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替代性秩序。这种“退出一重构”策略超越了单纯抵抗的被动立场，展现了三国在三角困境应对上的战略创新，为理解弱小国家如何在区域秩序中增强能动性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国案例比较揭示了“安全—主权—民主”三角困境在非洲区域组织治理中的结构性特征。这一困境并非简单的因素叠加，而是一种互为因果、相互强化的复杂互动系统：民主规范干预激发主权焦虑，主权抵抗使安全—民主优先次序冲突加剧，而优先次序分歧不可调和又强化了主权捍卫的正当性，形成难以突破的循环。集体行动和替代性制度安排作为突围策略，表明三角困境虽具挑战性但并非完全无解，关键在于创造性地突破困境的既有框架，寻找更包容、更灵活的区域合作模式。这些发现不仅深化了对特定案例的理解，也为反思非洲区域组织治理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

三 非洲区域组织治理的理论反思

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三国退出西共体案例，不仅验证了“安全—主权—民主”三角困境在解释特定现象上的分析效力，还揭示了该理论框架对理解非洲区域组织治理结构性挑战的深层价值。三国的退出行为并非单纯的政治反应或短期利益考量，而是反映了非洲区域组织治理体系中长期存在的制度性矛盾，这一矛盾尚未被学界充分进行理论解读。

（一）后殖民语境下的主权捍卫与民主规范冲突

三角困境中主权维度与民主维度的张力在非洲后殖民语境中尤为突出，表现为主权重申（Sovereignty Reassertion）^①与外部民主规范的深度冲突。萨赫勒三国在处理国内事务与西共体这一区域性“外部”力量关系时面临主权

^① Gisela Hirschmann, “The Reassertion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A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rvival?”,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Vol. 31, 2021, pp. 60–67. 该文指出，成员国主要通过预算削减、拒绝遵守核心规范、阻碍高级职员任命和退出成员资格等4种方式实施主权重申，这些行为对国际组织的存续构成直接挑战。

捍卫与民主规范之间的张力,具体而言,西共体基于民主规范的干预被视为外部力量对国家主权的挑战,而非单纯的区域合作机制。萨赫勒三国的案例揭示了这一冲突不仅是对特定制裁政策的反应,更是植根于后殖民历史记忆与当代全球规范秩序的结构性张力。军政府对西共体民主规范干预的抵制,实质上反映了非洲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长期面临的身份困境与话语权缺失,是对殖民历史延续性的警惕与抵抗。

这种主权与民主规范的冲突并非偶然,而是深植于非洲国家特殊的历史经验:一方面,与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相比,非洲国家较晚获得主权且常伴随激烈斗争,使主权成为民族认同与政治合法性的核心符号;另一方面,冷战后国际干预频繁以“人道主义”与“民主”为由介入非洲事务,客观上延续了外部力量主导非洲发展的历史模式。^①值得注意的是,西共体的民主干预与西方国家的干预在性质与合法性来源上存在本质区别。西共体的干预基于区域共识和成员国共同签署的制度框架,其合法性源于成员国对区域组织的授权,旨在维护区域稳定与集体利益;而西方国家的干预往往基于单边主义或多边机制,其动机涉及地缘政治利益或资源控制,且常被非洲国家视为殖民历史延续的一部分。尽管存在上述差别,西共体的干预在实践中仍因其强制性特征而被部分成员国解读为对主权的威胁,与西方干预一样触发了历史敏感性。对萨赫勒三国而言,捍卫主权不仅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更是守护民族尊严与历史记忆。当西共体以民主规范为由实施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时,即便出发点是维护区域民主秩序,也不可避免触发了这一历史敏感性,使制裁行动被视为对主权的侵犯,而非对民主的保护。^②

基于主权敏感性,三国军政府采取了战略性应对,将西共体的规范干预转化为有利的政治资源。这一规范重构具有 3 个特点:一是将民主与主权对立化,以“民主是外部强加的西方价值”的叙事弱化其普世性;^③二是塑造

① Adekeye Adebajo,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Intervention and Sovereignt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7, No. 7, 2016, pp. 1187 – 1202.

② Kolade G. Olubiyo and Iyanu – Oluwa A. Ayodele, “Beyond Sanctions: ECOWAS and the Resurgence of Military Coups in West Africa”, *ABUAD Journal of Social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Vol. 5, No. 2, 2024, pp. 341 – 357.

③ Samantha Bradshaw and Monzima Haque, “Strategic Authoritarian Narratives in the Sahel”,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https://www.ndi.org/sites/default/files/Sahel-Doc-reformatted%20%281%29.pdf>, 2025 – 02 – 25.

“区域霸权”叙事，强调西共体的决策实际反映地区大国利益，而非真正的区域共识；^① 三是选择性援引历史前例，对比西共体对几内亚等国政变的相对宽容与对萨赫勒三国的严厉措施，质疑规范执行的公正性。^② 通过这些叙事策略，军政府在国内成功建立了“外部民主干预威胁国家主权”的集体认知，使主权捍卫成为政权合法性的核心。

这种规范对抗叙事的成功不仅显示了军政府的战略能力，更揭示了西共体民主规范推广的根本悖论：强制性制裁非但未能促进民主恢复，反而强化了非民主政权的合法性。这一悖论源于制裁产生的三重效应：政治上，外部压力激发民族主义情绪，使军政府得以将反对声音定性为“与外国势力合谋”；经济上，制裁导致的民生困难被归因于外部干预而非治理不善；安全上，制裁限制了反恐能力，使军方得以将安全恶化归咎于外部干预，强化“安全优先”论述。研究表明，西共体制裁虽造成了实质性经济损失，却客观上增强了军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与政治韧性，形成与民主推广初衷相反的结果。^③ 这对国际干预理论提出深刻挑战：在后殖民语境中，规范推广效果不仅取决于规范本身的合法性，更取决于推广方式是否尊重目标国的历史敏感性与现实需求。

面对上述民主规范推广的悖论，萨赫勒三国并未采取单纯的被动抵抗，而是积极开发了主权重申的创新实践。军政府将主权重申转化为4种创新做法：一是实施多元外交，积极发展与俄罗斯等新兴大国的关系，突破西方主

① Segun Oshewolo et al., “Nigeria in ECOWAS Politics: Major Contributions, Dividends and Setbacks”, *Insight on Africa*, Vol. 16, No. 2, 2024, pp. 127 – 145; Abubakar Umar Alhaji et al., “The Roles of Nigeria in Democratising Member States of ECOWAS”, *Kashere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2, 2025, pp. 33 – 47.

② Ambrues Monboe Nebo, “By Double Standards, the African Union, and ECOWAS Threatens the Continent’s Political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Social Science*, Vol. 7, No. 10, 2023, pp. 179 – 190; Aïssatou Kanté et al., “Rethinking Responses to Unconstitutional Changes of Government in West Africa”,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July 24, 2024, <https://issafrica.org/research/west-africa-report/rethinking-responses-to-unconstitutional-changes-of-government-in-west-africa>, 2025-02-27; Kwesi Aning and Jesper Bjarnesen, “Ecowas’ Dilemma: Balancing Principles and Pragmatism”, Nordic Africa Institute, 2024, <https://www.diva-portal.org/smash/get/diva2:1851267/FULLTEXT01.pdf>, 2025-02-27.

③ Sébastien Whitechurch Brack, “Beyond Sanctions: How West Africa Can Recommit to Democracy”,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anuary 28, 2022, <https://ecfr.eu/article/beyond-sanctions-how-west-africa-can-recommit-to-democracy>, 2025-02-27.

导的外交网络;^① 二是构建区域替代性制度, 通过建立萨赫勒国家联盟创造新型合作框架;^② 三是提升安全自主性, 包括终止与传统西方军事伙伴的合作, 发展本土化反恐能力; 四是重塑话语权, 通过发展社交媒体外宣等方式, 在国际舆论场中争取更大的发言权。这些主动性实践表明, 主权重申不仅是对民主规范的抵制, 更是对国际体系中权力与话语分配不均的系统性挑战, 反映了后殖民国家追求平等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层诉求。

(二) 区域安全合作与民主优先的制度张力

三角困境中安全维度与民主维度的冲突在非洲区域治理中表现为区域安全合作需求与民主规范优先之间的结构性张力。这种张力不仅反映了非洲区域组织功能定位的内在矛盾, 更揭示了西共体等区域组织难以平衡安全治理与民主促进双重目标的制度困境。当区域安全形势与民主规范发生冲突时, 区域组织往往陷入两难: 强调民主规范可能破坏安全合作基础, 而优先安全合作则可能削弱民主规范的权威性。

这种制度张力在萨赫勒地区的安全危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直接影响了西共体应对地区恐怖主义威胁的有效性。2012 年以来,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 和“博科圣地”(Boko Haram) 等恐怖组织在萨赫勒地区迅速扩张, 其跨境活动使单一国家难以独自应对。西共体虽然确立了区域反恐合作战略, 但其安全干预能力有限, 无法应对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③ 随着政治分歧加剧, 各方对安全与民主的优先排序出现明显分歧: 军政府将安全稳定视为首要任务, 认为在极端安全挑战下应优先建立基本安全秩序; 而西共体则坚持民主制度建设的基础地位, 强调政治过渡进程不应因安全危机而无限期延迟。这一理念差

^① Jack Watling and Nina Wilén, “Assessing the Causes of Strategic Realignment in Sahelian States”, *The RUSI Journal*, Vol. 169, No. 4, 2024, pp. 64–77.

^② Samir Bhattacharya, “The Alliance of Sahel States: A Regional Crisis in Troubled West Africa”,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March 1, 2024,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the-alliance-of-sahel-states-a-regional-crisis-in-troubled-west-africa>, 2025-02-28.

^③ See Cristina Barrios, “Security Provision and Counterterrorism in the Sahel”, in Leonardo A. Villaló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frican Sahe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439–457; Abdul-Jalilu Ateku,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g Terrorism in the ‘Ungoverned Spaces’ in the Sahel Region”, in Tshepo Gwatiwa ed., *Contemporary Intelligence in Africa*, Routledge, 2024, pp. 113–130; Dirk Kohnert, “ECOWAS, Once an Assertive Power in West Africa, Reduced to a Paper Tiger?”, <https://www.ssoar.info/ssoar/handle/document/88312>, 2025-03-01; Clayton Hazvinei Vhumbunu, “Assessing the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 (ECOWAS)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y”, in George Klay and Kelechi A. Kalu ed.,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in Africa*, Rowman & Littlefield, 2023, pp. 163–186.

异导致马里等国转向俄罗斯等域外国家寻求安全支持，进一步弱化了西共体原有的区域安全架构。其结果是，西共体将“民主优先”的政策取向与军政府侧重安全优先的治理理念形成张力，使区域安全合作与民主治理两大目标难以协调。

除了安全与民主目标的固有张力外，西共体的制度设计也存在结构性缺陷，特别是在决策权力分配方面。尼日利亚作为区域人口第一大国和经济强国，在西共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是组织预算的最大贡献国和维和行动的主要参与者。这种结构性权力优势使尼日利亚能够显著影响西共体的政策取向，包括安全与民主的优先次序安排。例如，西共体对制裁马里的强硬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尼日利亚等沿海相对稳定国家的民主优先取向，而非回应萨赫勒国家对安全优先的诉求。^① 这种决策权力的不均衡分配导致西共体的政策框架难以充分反映成员国安全需求的多样性与紧迫性差异，最终造成了安全压力最大的国家与组织之间的疏离。

这种决策权力的不均衡分配不仅影响政策制定，也直接影响了规范执行的实际效果。西共体对政变的规范执行虽有一致性标准，但在萨赫勒地区面临着明显的有效性挑战。制裁措施虽然表明了组织对民主规范的坚持，但在实践中往往产生有限甚至反作用效果。以马里为例，全面经济制裁导致物价上涨和基本生活物资短缺，主要影响到普通民众而非决策层，反而为军政府提供了动员国内反西共体情绪的契机。同样，中断对尼日尔的电力供应引发的民生问题也被军政府有效利用来强化其民族主权保卫者的形象。这种规范执行与实际效果之间的脱节，使西共体的干预陷入悖论：为推进民主而实施的制裁不仅未能促进民主回归，反而加深了萨赫勒国家对区域机构的疏离感，削弱了西共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军政府则通过将制裁塑造为对国家主权的威胁，成功转移了国内对其合法性的质疑，强化了主权维度对民主规范的抵制，进一步巩固了三角困境中主权与民主维度的对立态势。

上述规范执行的效果不彰反映了西共体制度设计的更深层次问题——制度响应的僵化性，进一步限制了其在复杂安全环境中的适应能力。2001年，西共体通过的《民主与善治补充议定书》确立了该组织对违宪政权更迭的零

^① Daniel Eizenga and Amandine Gnanguénon, “Recalibrating Coastal West Africa’s Response to Violent Extremism”, Africa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July 22, 2024, <https://africacenter.org/publication/asb43en-recalibrating-multitiered-stabilization-strategy-coastal-west-africa-response-violent-extremism>, 2025-03-02.

容忍立场，这一原则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曾发挥积极作用。然而，面对萨赫勒地区前所未有的安全挑战，这一刚性框架则显得力不从心。西共体在应对萨赫勒国家政变时，未能充分考虑其面临的独特的安全挑战背景，而是机械地套用标准化制裁模式，反映了其制度设计缺乏必要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种制度僵化使西共体无法有效应对安全与民主双重危机的复杂交织，也未能开发出既能维护民主规范又能解决安全问题的创新干预机制。事实上，西共体的制度设计将安全与民主视为可分离的议题领域，而非相互依存的治理维度，这一认识局限导致了实践中的政策失效。尽管如此，西共体制裁在短期内对军政府形成了一定的经济和外交压力，并对其他成员国起到了一定警示作用，但其整体效果仍被主权反弹和安全诉求所抵消，未能实现民主恢复的目标。

（三）集体退出与替代性区域秩序构建

面对“安全—主权—民主”三角困境，萨赫勒三国采取集体退出与替代性秩序构建策略，展现了弱小国家应对复杂困境的战略创新能力。三国在退出决策中表现出的协同行动与制度创新，不仅是对特定危机的应对，更是对区域治理模式的根本性重塑。分析三国集体行动的战略意义、风险管理机制、对规范体系的挑战以及替代性制度的构建，可以深入理解非洲区域政治中弱小国家的战略能动性与其制度创新能力。

这一集体行动战略在时间选择和协调方式上展现出高度的战略性，体现了三国对互动效应的精准把握。2024 年 1 月 28 日，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三国以联合公报形式同步宣布即刻退出西共体，这一高度协同的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战略选择。从时间选择看，三国选择在尼日尔政变后局势相对稳定、西共体制裁效果有限时同时宣布退出，显示出精准的战略时机把握。从外交协调看，三国在退出前明显加强了战略沟通与政策协调，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外交立场和共同的政治话语，强调“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等核心价值。此外，三国军政府在退出声明中采用高度类似的措辞，指责西共体“背离创始原则”“屈服于外部势力”和“采取不人道制裁”，^①表明这是一项

① “Communiqué conjoint du Burkina Faso, de la République du Mali et de la République du Niger: Les trois pays décident de leur retrait sans délai de la CEDEAO”, Le Sahel, January 28, 2024, <https://www.lesahel.org/communique-conjoint-du-burkina-faso-de-la-republique-du-mali-et-de-la-republique-du-niger-les-trois-pays-decident-de-leur-retrait-sans-delai-de-la-cedeao>, 2025-03-03.

经过充分沟通的集体决策。

三国集体退出西共同体行为不仅降低了三国面临的实际风险，更构成了对西共体现有规范体系的根本性挑战。单一国家退出区域组织通常面临严重风险：经济上可能遭遇更严厉的贸易限制、物流中断和金融孤立；政治上可能面临外交孤立和更大的国际压力；安全上则可能成为单独的干预目标。三国通过集体退出有效分散了这些风险。其一，同时制裁3个国家在操作上远比制裁单一国家复杂，西共同体必须评估失去3个成员国对其制度基础的冲击；其二，三国相互毗邻的地理位置为彼此提供了替代性交通和贸易通道，减轻了边境封锁的实际效果；其三，三国占据萨赫勒地区战略要地，集体行动形成了更大的战略纵深，提高了抵御外部军事干预的能力。例如，在尼日尔政变后，马里和布基纳法索迅速表态“任何对尼日尔的军事干预将被视为对本国的宣战”，^①这种联合立场显著提高了西共同体军事干预的潜在成本。同时，集体退出行为也减轻了各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因为民众不会认为本国是唯一“背叛”区域组织的国家。

这种规范挑战并非否定区域合作的价值，而是寻求通过新的制度安排更好地平衡安全需求与主权尊重。西共同体自2001年通过《民主与善治附加议定书》以来，一直将民主规范作为区域治理的核心支柱，并以此为基础干预成员国内政。三国集体退出公开挑战了这一规范体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退出声明中，三国一致强调西共同体“已成为对成员国主权的威胁”“不再服务于人民利益”，指出其民主规范实施具有“选择性”和“外部操控”特征。^②这一挑战的核心在于质疑西共体的民主优先路径忽视了安全环境的现实约束。三国军政府领导人反复强调安全挑战的紧迫性，认为在面临恐怖主义威胁、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和民生活活动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西共同体坚持的选举时间表与本国实际情况不符。他们主张在恢复基本安全秩序之前，过早推行选举进程不符合国家根本利益。这一规范挑战揭示了在面临严峻安全威胁的地区，将民主置于安全之上的规范路径缺乏充分的现实合法性。

① Alexandra Sharp, “Niger’s New Coup Allies”, *Foreign Policy*, August 1,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8/01/niger-mali-burkina-faso-ecowas-coup-military-intervention>, 2025-03-03.

② “Communiqué conjoint du Burkina Faso, de la République du Mali et de la République du Niger: Les trois pays décident de leur retrait sans délai de la CEDEAO”, *Le Sahel*, <https://www.lesahel.org/communiqu%C3%A9-conjoint-du-burkina-faso-de-la-republique-du-mali-et-de-la-republique-du-niger-les-trois-pays-d%C3%A9cident-de-leur-retrait-sans-d%C3%A9lai-de-la-cedeao>, 2025-03-03.

通过建立“萨赫勒国家联盟”，三国不是放弃区域合作，而是尝试构建更符合自身需求的新型合作框架。2023 年 9 月 16 日，三国总理签署协议成立萨赫勒国家联盟，指出构建“这一集体安全协议，不仅仅是一种挑衅性的政治姿态，而且可能会对该地区产生深远影响。”^① 这一替代性组织在制度设计上调整了优先次序：将安全合作置于首位，强调不干涉内政原则，采用平等的决策机制，并对其他萨赫勒国家保持开放。萨赫勒国家联盟的实际运作已超越纯粹的安全协议，“联盟已举行部长级会议，统一电话系统，并与多哥建立了海关清关合作系统，同时还规划建立联合护照、货币和航空公司。”^② 三国军政府领导人“坚持将推进基于萨赫勒国家联盟合作、俄罗斯军事支持和拒绝西共体治理规则的替代模式”，而“萨赫勒各国的部长们定期会面，且正尝试更紧密地协调经济和贸易政策”。^③ 这些具体措施表明，三国正积极探索更符合自身需求的替代性合作模式，试图通过制度创新突破三角困境的结构性约束。由于联盟成立时间较短，其制度化程度和长期稳定性仍需进一步观察，这些合作措施能否有效应对区域挑战并实现预期目标尚待验证。值得注意的是，萨赫勒国家联盟的探索并非仅限于当前困境的应对，它还代表了对非洲区域合作模式的一次深刻试验。三国通过这一联盟试图在安全合作与主权尊重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其成功与否或将为其他非洲国家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影响未来区域治理的方向。

萨赫勒国家联盟的出现不仅是对现有区域合作模式的替代尝试，更为国际关系中小国集体行动提供了重要启示。这一战略行动挑战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大国主导的秩序观。传统理论强调大国在区域秩序构建中的主导作用，而将弱小国家视为秩序接受者或规范跟随者。然而，西非三国的集体退出与替代性制度构建表明，即使是相对弱小的国家，当面临共同挑战时，也能通过战略协作重塑区域秩序。其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挑战了“规范扩散”的单向传播模式，表明规范接受国可以通过集体行动对规范推广国形成有效反制；其二，拓展了退出理论的适用边界，表明退出可以是构建替代秩序的积极

① “Juntas in Shock Split from Ecowas”, *Africa Confidential*, February 1, 2024, <https://www.africa-confidential.com/article/id/14815/juntas-in-shock-split-from-ecowas>, 2025-03-03.

② “Sahel - exit Tests Western Miners and Russia's Military Muscle”, *Africa Confidential*, February 7, 2025, <https://www.africa-confidential.com/index.aspx?pageid=7&articleid=15335>, 2025-03-03.

③ “The Juntas are Running Out of Excuses”, *Africa Confidential*, May 9, 2024, <https://www.africa-confidential.com/article/id/14967/the-juntas-are-running-out-of-excuses>, 2025-03-03.

策略；其三，深化了对区域组织韧性的理解，揭示区域组织需要在规范坚持与制度适应之间寻找平衡。西非三国的经验表明，当区域组织的规范框架与成员国核心需求长期冲突时，这些国家不仅会寻求退出现有安排，还会积极构建替代性制度结构，从而在更广阔的国际秩序中开创新的可能性。

四 结语

本研究揭示了安全需求、主权敏感与民主规范间的结构性张力如何塑造非洲区域组织的制度危机，并将其概念化为“三角困境”：一种相互制约且难以同时满足的悖论性关系结构。通过“安全—主权—民主”三角困境框架分析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三国退出西共体的动力机制，可以发现成员国退出决策是多重因素动态互动的结果：西共体基于民主规范的权威性干预触发了强烈的主权焦虑；“民主优先”与“安全优先”的根本性理念冲突难以调和；军政府则通过主权捍卫叙事动员国内政治支持。这三重张力形成互相强化的循环，最终导致信任危机恶化并促成退出决策。集体退出策略体现了弱小国家通过同步行动放大影响力、分散风险的战略创新，萨赫勒国家联盟的构建则展现了重塑区域秩序的尝试。这一事件对西共体运行构成了直接挑战，可能进一步削弱其在区域治理中的权威性和凝聚力，促使其重新审视干预政策与成员国关系的平衡。

三国退出西共体的决策不仅受三角困境中结构性因素影响，更受国际环境变化的催化作用。这些变量因素与安全、主权、民主3个维度的恒量因素形成特定互动关系，加速三角困境的演变：在安全维度上，法国在萨赫勒地区的军事战略收缩创造了安全真空，加剧恐怖主义威胁，使军政府“安全优先”的主张获得更强现实基础；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进一步削弱了萨赫勒国家应对安全挑战的财政能力，强化了对外部安全合作的迫切需求。在主权维度上，非洲大陆民族主义和泛非主义思潮复兴为三国军政府的主权捍卫叙事提供了更广泛共鸣基础；国际秩序多极化趋势为小国提供了更多外交选择，降低了对西共体的制度依赖。在民主维度上，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加剧了西共体制裁的负面影响，使其民主规范推广面临更大民众抵触；同时，俄罗斯等新兴力量在萨赫勒地区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为军政府提供了替代性渠道，显著减弱了西方民主条件的约束力。这种“恒量—变量”的复合

作用,尤其是在大国博弈的影响下,不仅强化了三角困境的内部张力,也创造了突破困境的外部条件,使三国在此特定时刻选择集体退出并探索替代性区域秩序。

“安全—主权—民主”三角困境分析框架提供了理解非洲区域组织治理挑战的视角,并对区域治理实践具有一定参考意义。在理论层面,该框架揭示了非洲区域组织面临的独特挑战:安全威胁要求区域合作,主权敏感性限制外部干预,民主规范要求统一标准;同时深化了对民主规范在非洲推广效果的理解,显示权威性干预在后殖民语境中可能形成的反作用;此外,分析了弱小国家如何通过协同行动增强国际影响力,拓展了对非洲区域组织退出现象的理解。在实践层面,这一分析框架提示非洲区域组织需要重新审视民主推广策略,发展更具包容性和情境适应性的民主规范本土化机制;更好地平衡安全需求与民主价值,建立“情境化规范执行”机制;在推进区域一体化过程中更加尊重成员国的主权敏感性;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多层次参与决策机制,确保安全威胁严峻国家在组织政策制定中拥有实质性话语权,从而更有效地管理三角困境中的结构性张力。

尽管本研究提出的三角困境框架为理解西非三国退出西共体提供了系统解释,但仍存在局限:数据获取困难和军政府决策过程不透明限制了分析深度;三国均为萨赫勒地区的法语系国家,共同面临恐怖主义威胁,这一地区特殊性可能限制理论的广泛适用性;对替代性区域联盟的长期效能分析受限于观察时间较短。未来,该项研究可沿以下方向进一步拓展:首先,进行跨区域比较研究,检验三角困境分析框架在不同安全环境和政治文化中的解释力;其次,系统分析主权敏感性在非洲不同历史区域和政治文化中的表现差异及其对区域组织效能的影响机制;最后,持续追踪萨赫勒国家联盟等替代性组织的发展轨迹,为理解非洲区域秩序演变提供更全面的理论参照。这些研究方向的拓展有望进一步丰富非洲区域组织研究,为理解全球治理中主权实践与国际规范互动提供更广泛的理论启示。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